上回说到，紫霞山崩，护山亭覆。张总督一行尸骨不知，杨大一行寻而无迹，纷纷反至家中，且说杨大念及那白蟒，却又有几分困惑，不知是生是死。  
  
话说那日杨岳在家中睡觉，想到今日之事，怕得了什么报应，久久难以入睡，于是匆匆从床起来，光着膀子，孤身一人就往山上奔去。山路稀松不堪，或是因昨日之雨，脚步难稳，前腿提，后脚陷，提步心恐，足似将临阎王殿，落脚人惊，身如刚出鬼门关。杨大走走停停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终是来到那潭前，只见那潭水时黑时白，若墨若乳。又有青光闪于潭中，时而传来咆哮声，杨大见事蹊跷，便四顾周边，提一大石，恶狠狠地向那潭中砸去，又一个转身，撒腿就打算跑。突然，好似潭中传来声音，“且慢，我有一事相交，望君劳累”，杨大顿时吓得一身冷汗，裤裆尿得尽湿，欲提腿逃脱，却两脚不受控制，动弹不得。“君且回头，莫怕，待我慢慢道来”，杨大欲哭不得，闭着眼睛，脸颊紧绷，时而搐动，缓缓转过身去。杨大半眯着眼，忽见那白蟒被压在一石下，周围尽染紫血。又有二虬在侧，眼角润红，似泪。  
“我为禹族，以镇荆州，安其民众，保其太平。  
蟠居此峦，以为龙脉。尔民不惜，报德以怨。  
锄铁倾落，断我七寸。于世不久，暂托遗志。  
此朝脉断，王气衰微。三十年去，天下分散。  
我有二子，阴阳两制。得一为王，得一为霸。  
时年未熟，无语人知。两仪不和，相争为难。  
今有灵璧，衔则化龙。唯昭其一，盖二一存。”  
白蟒诉道。又曰“你我有缘，今交付与你，阴存之，莫让人之，待二虬立，方喻于众。否则将泄天机，群雄争霸，天下再荒，汝亦将临灭门之灾。”杨大道“谨记君语，但不知何时方是时机。”曰“是时自有征兆，安待之。”说完，只见那白蟒如烟散去，水中浮出一壁，飞入杨大手中。看那璧，通体深碧，萤光时现，侧有雕龙绕之，得语曰“化龙鳞”。背有题诗曰:  
千载修为一璧承，  
通莹无隙世绝尘。  
若是有缘衔玉嘴，  
脱然一跃入龙门。  
作罢，杨大转睛看那二虬，相绕于潭中嬉戏，二者长不过数米，鳞如米粟，角似参茎，想必岁犹年幼。于时，只见那二虬目视此边来，虽是爬虫，却眉眼疑含泪，容面似有情，杨大有所触，又不知何言相语。凝望少顷，便转身跑回家去，“不幸遇得此事，我该如何应付才是？”杨大一路思考，一路奔跑，“咔……”复述不及坠落之速，那杨大脚踩一枯树枝，一下子滚下山去，看那番景况，头上沾满了血，一腿搐动，似已断了筋骨，右手看去，似被什么扎了，鲜血直流，全身尽处是污泥，杨大紧闭着眼睛，似已昏迷。  
次日，杨岳之新妻——王婵媛，念夫君一夜未归，不知夫君遭遇何事，自觉大事不妙，便拥衣入山，口中还一直唤到“夫君……凌嵩……”，却山中紫雾迷蒙，路径泥淖不堪，树积有阴，蔽朝夕之日月。草繁无路，拦去来之道途。且不知前有无狼虎，后是否虫蛇。远近有声，似虎似豺但使人影畏。高低无迹，疑冢疑墓却让鬼神惊。纵是八尺壮汉，孤身入山怕亦有害怕之意，道是这王妇，看去并无惶恐之心，且看，她一手拄节枯枝，一手扶着杂树，走路虽不快，看那手脚却匆匆，想必是有万分之焦急，千般之迫切。却不料，天公无心遂此妇寻夫之心，说时犹嫌迟，那时应是快，那王妇不知踩住何物，一身翻将山下去，近看疑似一鞋。且说这落脚之地，去地数丈之高，不说身容俱毁，也将是跛脚断肢。念及这苦命夫妻，十足令人惋惜。结婚不过十日之久，便却双双殒命。  
三日去，同邻李家妇——赵风荷，见家中胭脂无多，想与这王妇借它少许，以弥残妆。于是便登门杨家，敲门数次，也无人声作答，李妇不知何事，欲走，又念及这婵媛儿出门亦会与她招呼一声，心中不免又担心甚，于是用手指沾点唾沫，插窗洞以视。只见家中无一人迹。且桌床尽灰，似有数日无动矣。遂慌，问及同村人，莫之其去处，亦不闻其归省之事，亦不闻其访友之说，同行皆惘然，且村口人不见其来去，邻里人不见其过往。于是各自寻找，怕得何等危害，只见同乡邻厦，老小不论，男女不说，个个是循道挨家，或呼其姓字，或验其痕迹，草堆树从，石群沟坳，莫不至之，且终不见之。忽有牧童云“三日前晨时，我在紫霞山下放牛，见有人独上山去，然紫雾茫然，不见是何人。”风荷儿问道，“当时何人去否？”同村人皆摇头，莫知其事，“这定是这婵媛儿”赵风荷语重神凝地说到，遂邀集犹有力气的村民众，往山上将去。至半山，只见山颠有圆虹，如波相接，又有云呈龙蛇状，俄而黛，如雨将至，从俱风，村人不得上，无功而反，不久有山崩，断其路，村人念久而不归，以为毙，乃简作丧事，作偶填之为墓。同邻之相亲者，念旧情，乃年祭之。  
  
且说婵媛儿失足落至山下，恰覆于杨岳身上，头抢于地，便就昏死过去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杨大醒来，惊见身覆一人，辗转一身，讶然，乃是其妻耶，于是轻拍婵媛儿的脸，又见旁有流泉从山而奔下，只见杨大拖着疲惫的身子，又却显焦急，一踱一蹩至泉下，用手捧少许泉水，返而浇至妻子脸上，醒之。却看这王婵媛醒来，见到杨岳，带哭而拥，诉及生死之经数，念到日夜之担忧，问体面之安危，心神之平定，可谓情生于言语，爱见于颜色。杨大抚妻之背曰“爱妻如此之忧，实乃为夫之幸也，然且看为夫，身犹在矣，莫泪，莫泪。”于是拭去婵媛儿的眼泪，笑道，“尔为新妇，尚未替我添一儿女，为夫怎敢弃妻而去呢？”婵媛儿微笑道：“尔甚卑鄙，专以我取笑，羞矣”。又道：“郎君上山未归，所遭遇何事？”只见杨大缓缓从衣中掏出一璧，指道：“奇矣，一言难说尽，且归家相叙”。于是收璧于衣中，相扶下山。于途，竟见山路改道，旧冢不复，至半山上，不料有地葬邻舍人，且不似新冢。二人惊异甚，匆匆沿道至家去，于时，二人相望许久，不知何事，乃村门易向，屋舍不同，来往之行人，似未谋面也，于是问及一人曰，“小哥，不知此为何处？”只见这小哥道“看你们可是外来人，此处在紫霞山下，唤作延亭村，闻于祖父，以其昔日可望亭而得名，然十五年前有异事，山崩然，后遂无亭矣”。“什么？十五年前？”杨大惊异道，其妻暗念“此为何事，如何有此说？”问及姓字，道“我姓李，年十四，父曰李云庄，母曰赵风荷”。“你是说你是赵姐之子？”婵媛儿问道，“奈何我等一睡十五年？”少年不知其所谓，暗自道其疯癫之徒，欲走。且看这婵媛儿一把抱住这少年，笑叹“孩子，我乃你王婶——王婵媛，是你家邻居”，又道“哟，你都这么大了，我都没抱过你呢！”。李郎挣开婵媛儿的手说“尔辈疯癫，见你不过二十来岁，如何成我姨婶？且王姨与杨叔十五年前已死于山上，岂是尔等？”于是右手指着两座墓冢道“瞧，那便是他俩的坟堆。”杨大等自觉此中定有什么蹊跷，于是立马走至那坟堆前去，果然是其墓，醒之。“或是我等受白蟒之庇佑，一睡十五年未死啊！”杨大反过头对妻说，“然奈何我等容色未改，年岁未加？实乃惊异之事！”乃速至李家，抢其门，呼其谓。“来矣，来矣”只闻屋内传来声响，“吱……”只见门开了，出来一倌，似是李兄，面伏数青纹，眼缀几红斑。一头青丝已有素，两颊黄脸竟无光。犬病虚音，语言作声喉咳嗽，龙钟老态，来往踱步脚迟疑。龄猜四十来岁，身似百年之姿。只见他问曰，“尔等是何人？”杨大答曰，“老哥哥，我是杨岳啊！杨岳！”“什么？你们没死，那是。。。。”见他那双昏眼顿时如灯点亮，“是啊！我们没死，好好的活着哩！”杨岳答到，“不，怎么你们……看似年纪尚不及不惑，倒像是二十上下，念及杨大与我，年龄相差无几，奈何……”“此事说来话长，待进屋听我慢慢道来”“好，好……进屋坐”李云庄笑道，“咳…咳……”又道“老婆子，你看谁来了，快准备酒食……”只见那赵风荷从内室出来，脸色微黄，身腰消瘦，两鬓略带白斑，头发用了个粗雕的竹簪盘插着，却有几分凌乱。“他们是……”那风荷儿呆望着丈夫，脸上尽是茫然，“赵姐，我是婵媛儿啊！你不认得我了吗？”婵媛儿走近身来，一把托住风荷儿的手，微笑道，“婵媛儿？你真是婵媛儿？你们不是已经……”赵风荷含泪道，“是，我们没死，今天，回来了！”婵媛儿说道，便抱住赵风荷，两人相拥而泣。于是端坐在桌椅上，说及十五年前之遭遇，莫不惊异。于是杨大问及屋舍之事，“十五年去，我那房舍可留否？”曰“自从你们没有回来，我们几个看那屋里也没人居住，就作了你们的祠堂，连年祭之”杨大出门远望，果有祠祀于处，又见有匾曰，“画鸢庐”。问曰，“奈何题此名字？”曰“尔等有所不知，原是以你家为基作祠，八年前冬，有白蛇倒之，村人捐钱画稿重修，竟有鸢鸟悬梁，以衔土木，遂名曰画鸢庐”“原来如此”杨大悟道，“甚是感激，大恩不知如何回报，请受我杨大三拜！”杨大跪下身子，头磕向地，只见那老李忙起身走来，双手搀着杨大的双肩，道“杨兄弟，这是做甚，快快请起”，于是扶过台椅，说到“与君为邻，有若一家，此所谓我等分内之事，不敢妄称恩德”。“来，喝茶，咱哥两许久未曾叙旧矣”于是杨李二人尽谈往事，又诉以未知，聊及经历，闻之无不惊异，皆慨叹世事之易甚矣！  
  
于是夕阳在山，落霞铺空。天益昏暗。杨大遂道“李兄，幸得与君相畅聊，今时已晚，我等初回，尚有事作，且先行回家，往后再叙”，“走好，常来”云庄走出门来，目送之。杨大同妻走至庐前，只见庐中有二人雕，供有红烛盘香之属，庐中清净，若常有人打理，暗念，“娘子，我等可是受邻里恩惠矣，日后无忘”。于是整理屋舍，去其灰尘蛛网，摆以花草饰物。又洗头沐浴，浣衣涤鞋。婵娟儿问道，“郎君，尔所言之玉璧今在何处，可否让我睹视一番”，杨岳嘘的一声，慢慢从衣里掏出玉璧来，说道“小声为妙，莫过于招摇，那白蛇叫我莫与外人道，今者汝为吾妻，暂与你一视，切莫外传”。突然，那白璧化作黄色，俄而又耀红光，似已通灵，婵娟儿旧未见其状，不觉一声惊讶，见状，杨大速速捧玉，只见这玉一时大亮，如日如月，如星如灯，刺眼盲视，飞快从婵娟儿口中飞入了。只见那婵娟儿目中泛白，口角微流鲜血，不时便晕厥去了。  
村里人见其异状者，皆赶至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